



## 到冯·诺伊曼家做客

张慧峰

笔者陪张益唐及夫人在普林斯顿拜访冯·诺伊曼之墓，随后有了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。

从墓地出来，载着益唐兄跟着带路的车辆驶往冯·诺伊曼家时，我有点忐忑。问平兄：我们是不是太冒昧了？还没问清人家名字呢。平兄说：没事没事，去吧去吧。益唐夫人亦有顾虑，说：“我们在门口拍张照就走。”益唐没说话，尽管他是主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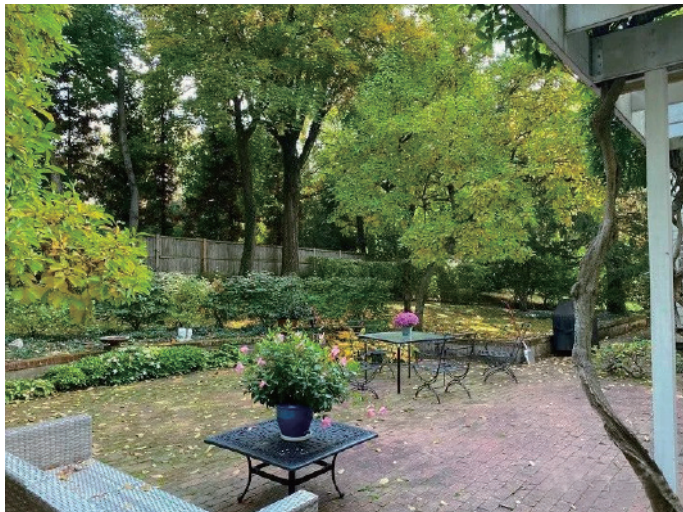
明媚秋光下的普林斯顿小镇，行人依然稀少。一片片枫叶，红的，黄的，在风中飞舞，从蓝天白云，翩翩飘落窗前。



沿拿索街（Nassau Street）南行四五百米，右拐进 206 道。眼前是一个缓缓的下坡，就是当年冯·诺伊曼时常飙车出事的地方。斜坡的尽头，左拐，就进了韦斯科特路（Westcott Road）。

带路的主人，贴着一排青松，开进了左边第三栋白色别墅的边道。因为路窄，停车不便，迟疑中，我跟着主人，把车开到了边道尽头的车库前。就这样，我竟然把张益唐带进了冯·诺伊曼家的后院。

刚出车门，主人从车库里大声说：“来屋里坐？你们随便到处看。”



从院子走向后门时，我突然有一个感觉：冯·诺伊曼也在场！于是打开手机，跟在最后，视频录影，正好录下张益唐走进冯·诺伊曼家门的一刻。



本来，此刻我应该在去华盛顿的路上。因为益唐兄来普林斯顿，我才改下午离开。中饭时，益唐说：“昨天去普林斯顿墓地找冯·诺伊曼的墓，没有找到，有点遗憾。”我说我知道啊，一会儿带你去。

当我们在冯·诺伊曼的墓碑前照相时，身后突然冒出一个美国人，问我：“你们在这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们来向冯·诺伊曼致敬。”他说：“我住在冯·诺伊曼家。”我惊奇地问：“你是他儿子？”他说：“不是。我爸爸在我六岁时买了冯·诺伊曼的房子。我在那个房子里住了66年。”





张益唐在冯·诺伊曼墓碑前

在普林斯顿，爱因斯坦故居在哪里，纳什故居在哪里，广为人知。但从来没有听说冯·诺伊曼故居在哪里。原来早就成了私宅！

我拿出手机，在谷歌上输入张益唐的名字，让他看新闻报道<sup>1</sup>。第一条英文新闻是今天（10月17号）刚出来的：“数学家张益唐称已证明黎曼猜想”（其实，不是证明黎曼猜想，而是证明和黎曼猜想有关的朗道-西格尔零点猜想。）

我问他：“你听说过孪生素数猜想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懂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”指着张益唐：“就是他，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<sup>2</sup>。他是冯·诺伊曼之后人类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。关于他，有部纪录片：从无穷数起<sup>3</sup>。他今天来和冯·诺伊曼相会。我是会面的经纪人。”他笑说：“我也是，”然后问益唐：“要不要去冯·诺伊曼家？离这儿不到五分钟。”就这样，偌大一个面积几十英亩、历史260多年的空荡墓地上仅有的两辆车，一前一后，转来冯·诺伊曼家。

进门前，我请教主人名字。他说他叫阿奇（Archie）。以前是房地产律师，已经退休。两个孩子，大的也做律师，上周刚考过宾州的律师执照，小的在读大学，学金融，明年夏天毕业。正说着，阿奇的太太从楼上下来，还没弄清我们什么来历（我猜想她以为阿奇重操旧业，我们是客户），就问我们要喝什么。

阿奇坐进客厅沙发，开讲这栋房子和冯·诺伊曼家的故事。因为涉及隐私，转述不便。可以说的一个情节是：冯·诺伊曼去世后（53岁零两个月），高等

<sup>1</sup> <https://pandaily.com/mathematician-yitang-zhang-claims-to-have-proven-riemann-hypothesis-problem/>

<sup>2</sup> 张益唐尚未证明狭义的、即间距为2的孪生素数猜想。他证明了间距 $k$ 之内的孪生素数有无穷多对。这个 $k$ ，过去的9年，已经从7000万缩小至246。张益唐的突破性贡献，已被列入孪生素数猜想的维基条目。

<sup>3</sup> 纪录片：从无穷数起——张益唐和孪生素数猜想。